小傑自公司惡性倒閉以來，已經三個月了。頭兩個月，他投了二十三封履歷，不是石沉大海，這公司如果還有點良知就會禮貌而客套的「因敝公司另有人事安排……恭祝 金安」。直到上個月，區公所就業服務站的人介紹他去「天朗國際多媒體資訊前瞻股份有限公司」這名稱顯的而霸氣的公司投他第二十四份履歷，「資料上說這間公司剛創業，搞不好很缺人呢」櫃台小姐扶扶眼鏡說道。果然沒錯，居然讓他幸運的得到了個面試機會，更進一步的取得「實習」機會，卻在繳完「職前訓練保證金」後，並且實習一個月後，總算到了支薪的日子，才發現遇上詐騙集團。

 現在想想，天底下哪間公司對著滿演講廳的應試者打投影片講著自己資本額幾億幾億，股東又遍及什麼鴻海、廣達、大立光…，未來還要拓展據點到日本、新加坡…。那天「經理」講的吹牛話講得簡直比直銷、土地重劃、高中新生入學說明會還要誇張。當時怎麼沒警覺呢？小傑質問自己，坐在公園的橫椅上，或可說失業者的王座，試著澄清昨天在公司門前再次看到的荒涼景象——荒蕪在擺設的人去樓空、發涼從腳筋觸上脊椎骨。他想起三個月前的夢魅。

 我可是把僅有的資產都押上了啊！小傑心中顫抖著呼喊！為了這該死的「保證金」，他從房東那把那三坪小雅房退了租，過著以車為家的生活。對於三餐的要求也降到身為「多細胞生物」最低生存條件了，成天以一鍋大同電鍋煮米拌醬油為食。那洗澡怎麼處理？畢竟他是個乾淨的人，隔著三天兩頭會摸著夜色到公園公廁旁那筆間的殘障廁所沖冷水澡。洗了幾個禮拜後的某日，他又帶著一條破毛巾跟一塊薄如紙片的肥皂正要洗浴，推開門居然讓他撞見一頭正在蠕動四腳獸，弄得好不尷尬。總之，這就是這禮拜慘然非人的生活大概了。

 他翻了翻薄弱的的錢包，裡頭鈔票沒半張；三個深銅國父彷彿瞧不起窮人側著臉，輕視的斜眼。不經意中，掉了張名片，那是「經理」不久前給的。雙手恭敬奉上時說著什麼鬼話？我們是有制度有規矩的企業…到時候結訓時會連本帶利的還給你們，忍一下吧，我看你的辦事效率還不錯，將來升遷時一定提拔你……。我居然信了！？

他又回想起可笑的職訓，叫個只會拿本講義照本宣科的講師（而且講的錯誤百出）。到街上四遭奔忙汗流狹背做成的田野問卷（問你平均薪資多少？家中子女？是否使用信用卡？最後還送一個裝有糖果的小禮物和抽獎卷），問起經理為何要問這些問題，「我們公司是『多媒體』產業，當然要知道主流市場的存在的條件與需求。」

昨天在公司店面門口，同期實習的同事們正謀求組自救會。有個叫方彥良的，跟小傑一塊上街發問卷，這個月來跟處他的倒是不錯。他說他認識個在報社工作的朋友，這事應該可以披露。問起小傑是否有意願加入？他婉拒了。自幼以來，他所受的教育都告訴他「逆來順受」「君子當忍」這類大智若愚，再者，組那什麼會大概又要勞動費力了吧，搞不好還要繳什麼經費，身已一窮二白了就別弄了吧！小傑這樣催眠自己。

他的人生走到這步田地也很是可悲，但從另一個方面想，這兩個因素有時不也相輔相成而來的嗎？他更沒想到隱忍至極，人性會帶他做出什麼衝動之事。

他無法理解這道裡，就像他無法平復現在的心裡起伏，好像連小便斗都瞧不起我這失業者！當他小便撒到破皮鞋右腳邊時，他在心罵道。顯然的，他的理智已經接近崩潰的邊緣

他抽走大前天洗完澡後掛在殘廁門把的破毛巾。大步走出廁所。

走回車子，打開後車廂，米袋即將見底，電鍋還黏著沒吃剩的鍋巴。怎麼辦？該找朋友借錢？…

或者，有第二條路。

他從紙箱裡拉出了把水果刀。

他想起【羅生門】裡的強盜。即使良善的人到了生死之際，自私，也是為了走下去……這主意顯然比自救會、借錢還糟，但在理智喪失之際，居然成了他的最佳選擇。小傑的腦子打轉著犯罪的主意，嘴角露出近似癡狂的笑，雙眼溜溜大的打著轉，二話不說 。四周張望，對面街道正有台ATM，就像鬣狗在草原上看到腐肉的一般。他暗暗把玩刀身，打量著待會有人提款時要如何從後腰際抵上……然後搶他錢，趕上車、逃上深山……。

這時，對向馬路，有個穿著頗珠光寶氣的洋裝、手持LV的老太婆，慌慌張張快步走向ATM，小傑心裡一顫！肥羊上門！正要出擊，卻瞧見他背後跟了個黑袍紫邊衣服的男人，小傑認出那是檢察官的制服，他媽的！有檢察官，要事調度了警察就在附近…不對啊，天底下哪個檢察官出了法院還會穿法袍？正納悶時，老太走出來了，一見到檢察官，馬上客氣的擁上前握手，順便遞上兩顆糖果當見面禮，並拿出了張抽獎卷的東西，應該是拿來做證據用……等一下！這不是我這個月在發的東西嗎？！這時仔細端詳了那檢官，才驚然看清他的臉，小傑氣得差點昏了過去！額頭爆起青筋如山脈走勢！咬牙切齒喀喀響！沒想到居然在這裡撞上了答應他要「升遷提拔」的經理大人！同時，他還發現他幫一幫騙徒幹了一個月的免費台勞這事實。

小傑這幾個月來的經歷正在心頭陣痛著。現在正眼睜睜看著這冒牌檢察官正用昨天把自己騙的傾家盪產的騙術，用上這看來連紙鈔上印的是棒球隊還是地球儀都分不清楚的老太婆。瞧這場面，老太太無知的雙眼在騙徒一臉斯文面前，頭一愣一愣的點了再點；那不是面試說明會時自己的反射反應嗎？騙徒接著指著抽獎卷說明又說明，接著高舉起來舞動一番，老太居然也盲目的傻笑起來了！小傑簡直無法相信自己眼前所見，一個人被騙居然是如此容易！她怎麼可以如此無知無背的就讓這片徒跨過他心防，可是，這花言巧語的上一個受害者不就是自己嗎？想到這，小傑心中更是雜陳上悲哀、懊惱、卻又不知從竄上了了把無名火。

老太婆從懷裡取出了裹紙袋，嘴裡像是說著「這就麻煩您了」然後便把東西交了出去。小傑看了看如今一身窮慘樣子，心想著是該讓這惡棍嚐嚐手裡才獲一夕間被剝奪的滋味了。

 他關上後車廂，飛步橫過馬路，根本把剛剛的什麼程序步驟。騰騰殺氣如雷公般的喊道「納命來！休想詐人財產！」

 騙子雖是詐術老手，但此時畢竟是在行歹事，難免心虛，突然聞見身後獅子吼，身體一怔的雙肩直挺起。一回頭，便是刀光從天劈下。騙子一驚，連忙側身閃開，馬上想看清是什麼人。啊！這不是我的「魁儡十二號」嗎？原來路逢仇家了。而老太婆也嚇了慌，拉開皮包什麼口紅、謢唇膏、指甲刀抓一把往強盜身上砸！摸到了深處，恰好是堅若石塊的馬克杯，二話不說扔了出去。並喊出了發自肺腑的真言：「混蛋！我還要領反詐騙獎金！別想搶！」

 這壺扔了出去，不偏不倚打中小傑的後腦勺，小傑痛得眼前隆了金星。騙子見機不可失，趁亂逃跑，同時對著遠處約一百公尺的黑色廂型車招了招手，車上同夥見交涉時不對苗頭，早就發動引擎。小傑餘光一渺，生恐到手的肥羊就這樣跑了，趕緊甩開老太婆，一個箭步狂奔直追。這時，黑色廂型車即時趕到，裡頭的同夥拉開車門，忙讓騙子擠進車裡。小傑的頭方才剛被一敲，神智甚是不清，見人擠進車，竟然也走上馬路，手持刀匕企圖以身檔車…。

 睜開眼，只見鎂光燈閃入眼簾。並看到並立面前的兩個人。

 那是同事方彥良。

 「我現在……在什麼地方？」甦醒之際，朦朧的感覺如方下雲霄飛車似的。

 「這是醫院，你昏迷兩天了，送到醫院時差點沒心跳。」

 「這位是？」「這就是我之前跟你講的記者朋友了」這人點頭微笑對他致意。緊握的相機背後，咖啡色背心前掛著某日報的記者證。

 「我還得感謝你呢。」記者說，並從口袋裡拿出張報紙頭版，橫批：「勇者！以生命賭上公平！」小標題著「全國最大規模之詐騙集團 流竄多年 終於破獲！」「這幾天國內輿論頗為關注，所以在頭版都將有我的篇幅。」

 我分明是以搶劫為目的，被這樣「撥亂反正」，教人不知該哭還該笑，小傑想。至於圖片，看來是報案的路人拍下自己被撞飛的那一幕。他本想伸手把那報紙拿來來看個清楚。結果一抬起手 只見一大塊厚甸甸的石膏固定在手上，往身體一看，只見全身的繃帶包得跟木乃伊沒兩樣，其中還有幾處殘留微紅的血跡。

 「別亂動，醫生有交代，稍有差池復建可累人。」方彥良說道「另外告訴你一件事，因為你自救會解散了」

 「因為我？發生什麼事？」

 「你還記得那把小刀嗎？」同事微微一笑「離奇得很，大概是老天有眼，在撞飛了你之後，小刀居然插進了那台廂型車的前輪，警察沒兩三下子追逐中就將他們繩之以法了。」

 「更好的是，前幾天從你們身上詐騙來的贓款，也在車上找到了。」 記者補充道，對於病人而言，這的確是值得振奮的消息。

 他舒服的把頭放落入軟綿綿的醫枕中，心中想整理這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到底該從何說起呢？

 「無知是貪婪之子」他下了這結論「我因缺乏而貪婪、那幫騙徒因所求無度而貪婪、老太婆因貪小便宜而貪婪，甚至，記者也是為了取得主筆的機會而貪婪。無知的我們，像是被布巾矇住眼睛的驢子，被深具劣根的人性一步一步推向危險的火坑了。」

 他很滿意這結論，看著窗外的梧桐 ，心境釋懷多了。